

“雕·书·刻”合璧 超时空的文明盛宴(上)

□文化学者 杨金贵

6月26日的宇达集团青铜文化园，艺术的光芒在骄阳下璀璨绽放。一场盛大的露天展览——由运城市文联、宇达集团主办的中国当代名家雕塑展暨原旭东书法、邓克明篆刻主题创作展，正以最热烈的姿态迎接每一位驻足者。展场内，雕塑或巍然矗立，或灵动飞扬，青铜的厚重与温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；书法作品墨香犹存，笔走龙蛇间尽显力道与神韵；篆刻印章古朴苍劲，朱砂印色在日光下愈发鲜艳，如一枚枚穿越时光的印记。

“三艺”交融谱史诗

这场展览，是一场跨越材质与时空的盛大对话。在艺术的浩瀚长河中，刘士铭的雕塑《劈山引水》宛如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青铜的厚重质感，凝固了永恒的力量。雕塑中，壮汉顶天立地，双臂迸发的张力似要撕裂山石的束缚，奔涌的清泉象征着人类突破困境的无畏勇气。每一道细腻的肌理，都镌刻着与自然顽强博弈的坚韧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，原旭东笔下的“奋斗”二字，墨色如铁，笔锋似刃。“奋”字舒展的笔画，仿佛行者跨越天堑的豪迈步伐，又似勇者开天辟地的有力臂膀——其笔法暗合傅山“四宁四毋”中“宁拙毋巧”的美学，让书法的气韵与雕塑的筋骨完美熔铸，化作冲破云霄的激昂呐喊。邓克明篆刻的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朱文印，以古朴篆体勾勒出楚霸王的豪迈气概。方寸之间，刀走龙蛇，将历史的铿锵与当代的拼搏凝聚成金石之音，余韵悠长。

在这组展品中，雕塑赋予空间生命，书法赋予线条灵魂，篆刻赋予印章神韵，共同奏响跨越时空的奋斗乐章，让观者在艺术的震撼中，触摸到中华民族永不言弃的精神脊梁。

青铜浇铸的《屈原》，在时光的长河中凝固了千年的追寻。雕塑家曹春生以刀凿为笔，让屈原踏浪而来。衣袂翻卷如猎猎旌旗，每一道褶皱都凝结着上下求索的执着信念；坚实的步伐似要踏碎时空的桎梏，昂首的姿态定格成永恒的精神图腾，将诗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坚毅，深深镌刻进民族的骨血。原旭东为其题写的“求索”二字耐人寻味。笔锋游走间，“求”字如磐，横平竖直皆沉郁顿挫，似夯实信仰的基石；“索”字如龙，转折勾挑皆锋芒毕露，若划破迷雾的利剑。墨色浓淡里，既有咬定青山的笃定，又有百折不回的倔强，黑白之间尽是文人对理想的赤诚与坚守。邓克明操刀入石，篆体“遗世独立”在方寸间吞吐万象。古朴的

线条如青铜铭文般苍劲有力，留白处皆是孤高的风骨。阴刻阳凿间，屈子超然物外的气节化作金石永固的誓言。

青铜的凝重、翰墨的雄浑、金石的铿锵，共同奏响一曲跨越千年的精神赞歌，让求索者的光芒，永远照亮人类追寻真理的漫漫长路。

女雕塑家何鄂将女性的柔美与大海的磅礴巧妙熔铸，创作出《海》的不朽身姿。雕塑主体的女性形象，温润的曲线勾勒出生命孕育的神圣，飞扬的衣袂化作翻涌的波浪，每一道褶皱都流淌着母性的慈爱与大海的包容。她是生命的源头，是五千年文明长河的守护者，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，诠释着“海纳百川”的永恒命题，原旭东挥毫泼墨，狂草“海”字如惊涛拍岸，苍劲的笔锋与雕塑中女性的柔美形成刚柔并济的独特张力。小草书写的诗句，似浪花在纸面跃动：“生命的源头，孕育九曲十八弯之交响。五千年的乳汁，在血管里奔涌。”将女性的光辉与大海的雄浑气魄，化作灵动的墨韵，书写出文明传承的壮丽诗篇。邓克明执刀如笔，在方寸印石间雕琢“海纳百川”的壮阔景象。海上意象的刀法，或如浪花飞溅，或似波涛涌动，将雕塑的立体与书法的飘逸，凝聚成一枚浓缩千年文明的印记。当印泥与宣纸相触，红痕如血，恰似母亲的血脉在文明的长河中奔涌不息。

海的宽广，海的包容，海的激情，在青铜的纹理间、笔墨的飞动中、刻刀的挥舞下，奏响海的旋律，诉说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。

韩美林的《牛》展现了传统符号的基本重组。雕塑摒弃了商周青铜器中牛首纹的神秘主义风格，将陕北剪纸的质朴线条与现代抽象雕塑的体量感巧妙熔铸。牛首微微低垂的角度经过精确计算，既保持着耕地时的劳作姿态，又让牛角形成的弧线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枝干弧度形成跨时空呼应。最精妙的当属牛尾的处理：看似随意甩动的曲线，实则是将《周易》“牛乘马”的卦象转化为动态造型。当观众从特定角度观看，牛尾与牛首形成的闭合圆环，恰似展场上空的日晕投影，完成了从文化符号到宇宙意象的华丽升华。青铜的肌理熔铸成永恒的力与美，镌刻着耕耘者的信仰，让观众触摸到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赤诚灵魂。原旭东的小行书若流云奔涌，笔锋游走间似见春草破土，将韩美林的自勉之言化作灵动墨韵。魏碑体“孺子牛”三个大字如金石相击，雄浑笔力中透出拓荒者的担当，横竖撇捺间皆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。邓克明的篆刻刀走龙蛇，在方寸之间凿刻乾坤，“孺子牛”印面苍劲古朴，朱白相生的章法恰似老牛拓荒的足迹，将匠人精神凝为永恒的印记。

青铜神韵铸古今

40尊青铜雕塑在宇达的露天展场静静“生长”，如一片凝固的青铜密林。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株文化古木，年轮里镌刻着从仰韶彩陶到当代艺术的基因密码。这些雕塑大家以青铜当墨，用匠心在三维空间里书写着东方的精神华章。

展场西边，盛杨的《孔子》巍然矗立，青铜肌理下流淌着儒家温润的血脉。那低垂的眼睑似在向内观照，微微前倾的身躯正是“仁者爱人”的姿态投射。双手交叠的弧度暗合《论语》中“揖让而升”的礼仪规范，眉骨与鼻梁的转折，仿若汉代画像石中“孔子见老子图”的立体再现。与孔子像遥相呼应的，是展场东侧任哲的《关公》。关公左手呈二指禅手势，右手倒提青龙偃月刀，凝神定气间尽显威严。这尊雕塑从现代视角出发，把关公义薄云天、英勇盖世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不禁想起“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”的赞誉。

张得蒂与张润垲的《泰山挑山工》以青铜的厚重诠释生命的坚韧。雕塑中肌肉线条如泰山石纹般粗粝，脚掌紧贴大地，仿佛要将整座山的重量扛进永恒。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这尊作品正是用青铜铭记那些托起文明基石的平凡身影。不远处，郭宝寨的《看大戏》凝固了乡村戏台前的热闹场景：老汉仰脖、孩童骑肩、妇人抱婴，粗糙的手指、张开的嘴巴，似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喝彩声，恰似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，让永不落幕的民间欢愉在金属中获得永生。梁明诚的《人》以极简线条勾勒深刻命题，削去冗余后留下的人形轮廓，在光影中流动如水。一刚一柔构成群体，一阴一阳形成力量，正如《周易》所言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抽象形体反而更接近人性本质。吴信坤的《舞》打破青铜的沉重感，旋转的裙裾在空气中划出优美轨迹，西方舞姿与东方线条在此交融，真正诠释了“艺术无界”的真谛，让人想起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的灵动。

隋建国的《灰珍珠》表面布满青铜氧化的斑驳，恰似时间包浆的痕迹。它不炫耀光泽，却在灰暗处藏着温润内核，正如“历尽千帆后，归来仍少年”，伤痕反而成了最美的纹饰。陈云岗的《醉卧图》将水墨写意注入青铜，名士衣袂散乱、倚石而卧，褶皱间似有酒香飘散，这哪里是颓废，分明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忧”的洒脱，让千年前的醉态永远定格在金属中。

黎明的《墨马》仿若从水墨画中奔出，鬃毛飞扬如狂草笔意，青铜表面的铸造肌理恰似墨色浓淡变化，演绎着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的豪迈。魏小明的

《绿萝莎》在青铜刚性中植入柔性，少女侧身回眸，裙裾如花瓣舒展，那脖颈曲线暗合宋代瓷器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的釉色变化，尽显东方“未完成之美”。

王少军的《人与蛙》充满哲思，人与青蛙鼻尖相对，将庄子“子非鱼”的思辨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造型对话，让人领悟“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”的智慧。罗小平的《林风眠与傅雷》以青铜定格两位大师的对话瞬间，衣纹如山水画皴法，镌刻着艺术与批评的精神往来，恰似一部立体的中国现代艺术史。

继续漫步展场，温都苏的《大世界》中，蒙古大汉仰对苍天、双手伸展，胸怀似能容纳天地；刘艺杰的《伯牙抚琴》再现“高山流水觅知音”的千古佳话。展场西部，吴为山的《举杯邀明月》与影光相映，李白飞扬的衣袖里藏着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的千古孤独。殷小峰的《嬷嬷人》让萨满教图腾在青铜中苏醒，神秘刻痕似连通天地的密码；吕品昌的《阿福》憨态可掬，将民间泥塑趣味注入庄重青铜；鲍海宁的《等待春消息》中，青铜枝条上的嫩芽蕴含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希望。

章华的《大提琴》虽无琴弦，却似有乐声流淌；沈敬东《敬礼》中憨态可掬的军人，夸张姿势里既有庄重又有诙谐。申红飙的《大牛士》造型夸张，陈辉的《春天的狂想》以扭曲人体与绽放花朵构成超现实图景，正如“我欲穿花寻路，直入白云深处”，让青铜承载对生命的炽热礼赞。李鹤的《君子—梁启超像》与纪峰的《饶宗颐》一古一今，诠释“君子”品格在时代中的坚守。许群波的《六君子》展现碧血英魂，张若愚的《丰饶之角》则流淌着对大地的感恩。

展区深处，罗幻的《返影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》令人驻足。裸身骑鹿的人物造型独特，靴子的存在打破常规，赋予王维诗句新的意境。光影交错间，仿佛看见一位超脱尘世的隐者，在密林深处与自然对话，返璞归真。斑驳的树影洒在青苔之上，静谧中透着禅意，仿佛时间在此凝固，让人沉浸于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悠然境界。

曾成钢的《大吉》里，雄鸡昂首，羽毛纹理如青铜器上的饕餮纹，传统吉祥符号焕发新生；王志刚的《启蒙》，刻画乡村教师指点孩童求知的瞬间，青铜课本上的刻痕承载着文明传承的力量。

每一尊雕塑都是一扇门，通往艺术家的精神花园。青铜在这里不仅是材料，更是思想的载体。当阳光掠过这些作品的曲线，我们仿佛听见了金属的低语——关于传统与创新，关于永恒与瞬间，关于东方美学在当代的无限可能。这些凝固的独白，终将在观者心中激起连绵不绝的回响。



▲刘士铭《劈山引水》



▲原旭东《奋斗》



▲邓克明《力拔山兮气盖世》